

文艺评论

向生活发问,向传统回归

——福建小说漫议

□王炳根

经便细察了。情急之中,他打车来回追赶公交车,可手机落在了“定制快线”上。当他打开手机而复得的手机时,世界真的要崩溃了,不是银行卡被盗,不是信息丢失,也不是微信被冒名,而是好心的司机接过四个电话,其中有两个电话很要命,那是太太查岗的电话,太太据此可发现他的弥天大谎。世界崩溃了吗?于是,怨恨发泄到手机上,用过后,悄然将其抛入大海的波澜之中。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故事,只不过最后的结局,不是损失而是隐私,手机给人带来便利的同时,也藏着危险。“手机是有毒的,扔掉”,这是作家在故事背后的指向。

阅读黎晗的《日复一日》,我想到莆田系已故老作家郭风,他主要是写散文、散文诗与童话,小时候受到过传统文化熏陶,但在接触文学时,却受到施蛰存创办的《现代文艺》影响,受到西班牙阿索林与比利时象征派诗人凡尔哈仑的影响,他的《叶笛集》等作品有着明显的西方现代语言色彩。到了晚年,《你是普通的花》里,语言的风格发生了变化,变得凝重含蓄,平实自然,且富有古文的韵味。之所以会想起郭风,是因为他们创作变化的相似性。我之前的印象中,黎晗的小说是比较前卫与现代的,其作品结构方式与描写的语言,不仅具有现代南方人的思

维与对话形式,所传递的情感与理念,也是很现代的。他前不久出版的小说集《朱红与深蓝》,便具有这种特色。有评论家说:“如果一定要从当代小说写作中单列出‘南方写作’这一类别,我愿意举黎晗的小说为例。”可阅读《日复一日》,让我对黎晗的固有印象有所改变。小说由五个故事组成,标题或土或洋,或土洋参半,但读下去便会觉得,与其之前的小说不大一样,无情节甚至无结构,捡起一句话便随风而下,一路叙述起来,不温不火,不急不缓,走到哪算哪,停下笔便可杀青了。这使我联想起明清的笔记小说,当然,笔记小说离不开神鬼狐

妖,纪昀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充斥各种乡野怪谭或奇情轶事,离当时的人是很远的。《日复一日》里可都是乡里亲情,实实在在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,有喜爱收藏字画的华侨南洋明,有打扁食做扁食的燕珠表妹,还有乡村建筑设计师小松,这些处于剧变时代的小人物,满身都是烟火,他们似乎就是周边的生人与熟人,抑或亲朋好友,唤起你的回忆,触动你的反思。这种体现剧变时代、小人物命运的作品,怎么是笔记小说?我说的笔记小说主要指的是语言方式,就是宋以来笔记小说质朴简淡的语言方式。福建是一个多方言的地区,黎晗

自小生活在莆仙话的语境中。用福建方言写小说,可出地域色彩、出人物性格,但书面使用起来谈何容易,这就造成了对作家的诱惑与陷阱。郭风在回归传统时,没有碰触莆仙方言,尽管他晚年说话,时不时夹带出莆仙腔与方言,但他的散文用现代汉语,晚年回归传统时则是融进古语,常用古文的虚词,造成简短的句式,这当然有郭风小时的旧学功底。旧学其实也不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,旧学也是可以成为新学的,黎晗的笔记小说的语言,也是一种回归,且这种回归不是单一的,同时融入方言与古语韵味,读者可以从中做点慢体验。小说家任晓雯在《浮生二十一章》序言中坦露创作心迹,和很多中国当代作家一样,她最初写作时,所用的语言是来自汉译外国文学名著的“翻译体”。“经过十多年跋涉,我试图回到明清笔记小说的语言传统里去。逐字打磨,调配语感。词性的转变,虚词的取舍,节奏的口语化,句子的长短松紧。平衡于生硬与烂熟之间,制造不失流畅的新鲜感。尤其注意动词。名词决定了丰富,动词决定了生动。古典语言里的动词,多有以一当十的风采。”这个实践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,黎晗的实践是不是也走在了这个行列之中?

游目骋怀

乐在江畔

□陈丽华



姓两族能世代友好,长期共存,乐江人果然深深懂得以水为鉴、厚德载物的乐水之道。

村中曾有许多古老书院,或犹存,或遗址。杨氏有道南书院、不舍斋书院、燕诒堂书院等;李氏有育贤书院、登龙书院、峻洲洞书院、早坑书院等。一个乡村,能有一两处书院已属难得,而乐江村,不但有书院,且巍然林立,可见族人崇文重教、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世代长存。且不论历代书院造就了多少能人志士,仅仅书院遍布、书香悠远的场景就足以令人心生敬意,心存欣慰。

走过古屋与书院,我依然惦念进村时的那一条江。于是回到桥头江边,只见河堤高峭,河床下切,江面开阔,两岸树木葱茏,果然是可以为乐的生命之江。古时,陆路交通有限的年代,一方地邑若得繁荣,必定会有通达的水道。乐江的繁华历史,与这条江紧密相连。他们说此江名叫连南河,但我更愿意称其为“乐江”,与村同名,与村同命,与村同乐。沿着桥头小路往北走,一路绿树成荫,却也杂草丛生,一派未曾打造的样貌,如同深闺女子未梳妆。岸边,一棵高大醒目的枫杨树,满树上挂着串串的蝶形果实,风铃一般摇曳在江水上,绿意飘摇。走近枫杨树,可见树桩处有一大片脱皮裸露的树干,据说旧时常年系缆绳磨损所致。脚下就是曾经商贾云集的古码头了。可以想见,这自北向南的江水,当年承载了多少往事,船帆点点,入汀江,下韩江,直通大海,将梦想发散到远方。

乐江人的智慧,远不止“从善如流”的民风与取用天然水道的明智。如果说河运通畅是顺势而为,那么村中建设一条大圳,引来江水流,则是他们的才智巧思。连南河依地势由北向南,虽然穿村而过却无法泽润村居与田畴。为了解决日常与灌溉用水,乐江人硬生生从村子南端启动“南水北调”,利用制造出来的地势高差,几经改进,合力打造出三公里大圳水利工程,牵动水流由南向北倒流,得以滋润巷陌与田野。这是乐江人的用水之智,亦是用水之乐。这一种“乐”,是创造之乐、智慧之乐。

乐江,远去了历史的背影,远去了连南河的繁华。而今天的乐江人,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生活。他们知道,只要青山在,绿水在,族群的根在,乡愁的情在,快乐就会在。乐江人乐在江畔,从古至今,再向恒远。

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。乐江,这个连城新泉的小山乡,村人的先祖取用此村名时,大约是念着穿村而过的那条江,祈愿子子孙孙如水一般大智大慧,通达四海。

我是冲着“乐江”这个村名去的。我很好奇,以江为乐的村子,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。他们说,更多人把这里叫作“杨家坊”,因为杨姓村民居多。如果说“杨家坊”这个称谓更接地气,可以算作乳名,那么“乐江”就显得更富有诗意,应该是大名了,念在口中,顿觉大气开阔,哲理悠远。

过一座桥就进了村。桥下果然是一条大江。来不及细看,村人就领我去看古屋和宗祠。最壮观的,当数杨氏大宗祠和三大房,分别为杨氏先祖九二宗和九三宗的公祠。此为兄弟二人,他们自南宋到此繁衍生息,族群不断发展外迁,奠定了闽西杨氏的发祥根基。两座公祠完好留着明清建筑的精美风貌。村中还有一处李氏宗祠,亦是古意盎然。除了杨姓,乐江另有一个大姓——李姓,人口几乎占了全村的一半。据说,两族并居缘起早年李氏与杨氏结缘,而后杨氏容纳李姓婚郎同村定居繁衍,长年和睦相处,形成“两姓一家亲”的和谐景象。杨氏人的开阔胸襟,恰如“上善若水”之泽被万物、包容大度。其实,杨氏也好,李氏也好,两

心灵驿站

莖上合桂树

□王雪玉

戏棚前,条凳一字排开。婢们比肩而坐,专注戏台上悲欢离合的演绎。看到动情处,时而笑声迭起,时而涕泪沾襟!枯瘦的手顺着耳际,不经意捋鬓角人的发丝,合桂花瓣纷纷洒落,附在肩膀、腰身,低眉信首间,沧桑几许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,看戏的婢们大部分作古,她们的儿媳、女儿亦步入中老年行列,白发鬓了几回,终成燎原之势,于是寻思着——该摘合桂叶捣汁染发了……

合桂叶是有记载的最早用来染发的植物剂,不仅对头皮无刺激,且上色效果最佳,婢们对它的染发效果青睞有加,更窃喜的是,经年下来,能省一笔可观的染发费用。

这两株合桂自然成了她们眼中的至爱。立秋,每天登门向母亲讨摘叶片的婢娘络绎不绝。母亲一副好脾气!不管是谁开口,她都不会拒绝。

莖上两端,合桂树下。婢们分立四围,踮起脚尖,身子向上斜倾,极力攀缘枝条,自上而下捋掉叶片,更有甚者直接折断花枝……顷刻间,两株合桂,叶柄发蔫,花叶稀疏,让人看了心生疼。我和姐姐不禁嗔怪母亲为何不懂拒绝,她反倒撂下一句:乡里乡亲来讨要,不让人摘,说不过去,你姐妹俩

担心多余,老叶去,新叶来,量大地位宽!面对母亲的解答,我俩便不再说什么。正如母亲所期望那样,两株合桂劫后重生,白露前夕又葱茏。

百姓记事

金粿

□易振环

定比例加入清水,即可兑成“金水”。

“金水”备好,用于浸泡“早米”。浸泡糯米,通常需一个夜晚的时间。次日,主妇们得花一两个小时,把“金水米”用石磨磨成浆。后来,村里有了动力机械磨,磨米浆就变得十分方便。

灶膛起火,主妇将磨好的米浆兑成数次,依次倒入铺好纱巾的蒸笼里蒸制。此时,孩子们会待在灶台旁“看火”,其实是巴望着金粿早点煮熟。鼎里水烧开后,舀一勺盛满的米浆,均匀地分洒在蒸笼底部的白色纱巾上,并迅速抹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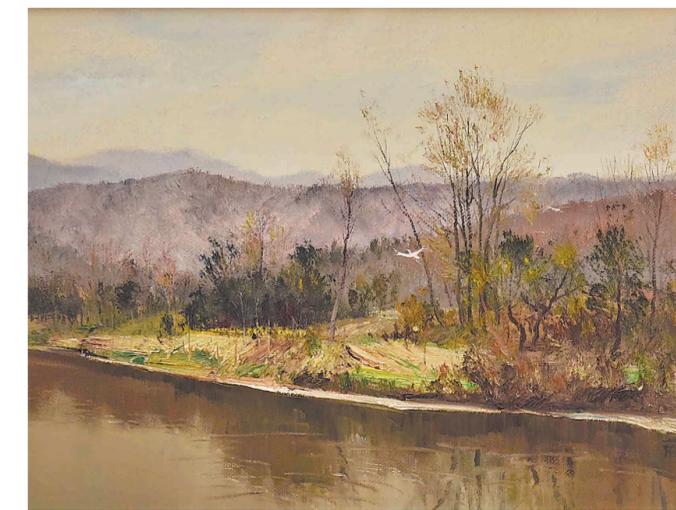


米浆,再上蒸盖。这一动作一结束,灶膛里须添柴,或整理火堆,因为需要较大的火候。大约十五分钟后,待第一层的金粿基本熟透,开始洒第二层米浆。就这样,反复八次,至第九层为止。蒸熟后的“粿”就变成金黄色。揭开蒸盖的一瞬,一股强烈的香味从蒸笼底部冲了上来,弥漫整个厨房,刺激你的鼻腔和味觉,但不能直接吃,太烫了。打开蒸盖,再把整个蒸笼移到门口通风处,让其自然凉下来。冷却后,就把整笼金粿倒扣在洗好的竹匾里,掀去纱巾,再翻过来,

即可用细线割成一块块菱形。金粿色泽金黄,层次分明,晶莹剔透,又软又糯,清香扑鼻。其切面一层叠着一层,断面清晰可见,故亦称九层粿。如果蒸制功夫不错的话,每层薄厚刚好,富有弹性,味美可口。可以用手逐层撕开吃,碱香扑鼻,饶有趣味。

金粿的食用方法很多,可用炒、煎、炸、煮等多种烹调方法,进行二次加工。吃起来爽口细腻,香甜软糯,富有劲道,还带着糯米的香味。切成块,放至温热,食时可蘸用蜂蜜、白糖或红糖等调制的佐料,别有一番滋味。软糯糯糯含有特殊碱味的金粿,裹上一层细砂糖,在嘴里咀嚼“碰撞”,整个口腔满是碱和甜的化学反应,令人回味无穷。

中元节当天,家家户门上切好的金粿等供品,祭祀先祖并祈福。这一习俗仍在延续,只是做金粿的农户逐渐减少,有的甚至从市场上购买。只是,童年时代的金粿至今难忘,因为它连着老家和逝去的岁月,依然让你眷恋和回味生活的甘苦。



家门口菜地垄上,分植两株合桂。一株高三米许,另一株稍矮一截。躯干呈灰褐色,枝丫旁逸斜出;叶柄狭长,椭圆形披针形;叶片黝黑,末梢似锯齿分布米粒般大小的花柱,花序达四十厘米长,可开半年之久;阵风拂过树梢,繁细的花瓣翩然飞离,在半空中打着旋儿,继而绵绵密密、挤挤挨挨着地。

宛然间,垄上下了一场“桂花雨”,清冽幽香在鼻翼间充盈,让人心神安宁!合桂学名散沫花。母亲和婢们却唤它——合桂花。

少时记忆中,小暑节令,合桂始开。恰逢农历六月十九日,村人请来莆仙戏班演出。午后,婢们三三两两结伴成行,往戏棚前看戏。她们耳垂间或佩戴烤蓝耳环,或流苏式老银耳环,或银鍍金紫底,有的素雅,有的明媚;花白鬓间别着时令合桂花,紧迈步伐和着玲珑的耳坠,摇落一路细碎的花瓣,晕开浅浅淡淡的香,颇有些“云鬓金步摇”的意态。